

《所闻录》 清 汪诗侬

◎洪承畴清入关，明经略洪承畴不死，被获。良心未昧，尚不屈，后感于清之美姬乃降。时传扬州史阁部可法并未死。当时就义者，伪也。承畴与阁部交最密，初欲救军及，常引为憾。当时扰乱之际，义兵纷起，吴中孙公兆奎，其一也。孤军被陷，执送南都。时承畴当国，知孙至，与谈旧侣，并盛奖新君，便问史阁部事曰：“公在兵间，审知故阁部史公，果死耶，抑未死耶？”孙答曰：“经略从北来，审知松山殉难，故督师洪公，果死耶，抑殊死耶？”洪大惭，惟面色不红。时人谓洪之脸皮，乃革制者，诚不诬也。孙卒遇害。

◎毛文龙清初毛文龙不屈，奔鞋岛，后守漳州。满酋多尔袞，命师围之，数月不下。相持既久，粮为之绝，城内致有屠人为食者。时某士人，惧祸及己，闭门不敢出谋食。久之，箱皮檐草皆尽，子女相继死，妻恸绝，士人无可为。会有给之者，云：“清兵退，围已解，众皆出城谋食，汝何独守耶？”士信之，蛇行出，卒为强者屠而作食。当命刀际，士瑟缩不堪言状，遂一痛而绝。又某甲，亦饥甚，因穴墙觅邻尸之肉食之，不十曰死，又一卒被屠，肠中皆败絮碎纸。又某孝妇，甘屠身易斗米全姑，姑不忍，妇自死，姑亦恸绝。私家记载，故老遗传，记不胜记。顺治三年事定，城中白骨撑天，沟渠皆满。每当夕阳在山，阴气笼罩，尤为伤心惨目，视嘉定三屠，为如何耶！

◎汤潜庵睢州汤斌，号潜庵，字孔伯，又字荆岬。清初顺治九年，应选入二甲，十三年授翰林院。为明抗节致命诸臣，纪实入国史，文字直书，毋少顾忌。阁臣金之厚、冯铨两劾之，福临召至，原奏与观，并温加慰谕，汤秉笔曾不因之少屈。抚苏时，福临南巡至，江督几欲毁屋修御道，汤力争不可。福临至，奖曰：“是事颇合朕爱民之意。”并撤御饌赐之。盖是时国基甫定，欲要结民心也。会苏城上方山五通祠淫掠妇女，祠丁能以术祟人，世无敢攫其锋者。汤厉然火之，并尽收其丁，置诸法，卒无恙。慕范文正、周忠介之行，集资修二公祠，并泰伯庙。汤不媚神祷鬼，苏州师巫为绝，玄妙观罕妇女足迹，奢淫之风，为之一变。吏有报菱芡熟，援例收税者，汤嗤之曰：“尔知今年熟，明年熟否？且援以为例，试问尔菱芡能有多大出息？尔辈亦不欲小民稍事糊口，必使喘气不得而后可，汝之肉不足食矣。”下吴县，重治之，例亦免。一日阅食用账，见载“购鸡两只”，大骇。自忖曰：“我自临民以来，常餐未敢食肉，况鸡乎？”因诘厨役，役以公子对。汤立召至，责之曰：“汝不读书，不知世间艰苦，动讲豪华，汝其以苏州之鸡，贱于河南耶？”因命跪庭读《朱子家语》，并重呵厨役。汤夫人五十，未尝投机衣帛。入阁去苏，竹筐数事，书籍满车而已。死谥文正。后人有病汤者，疵为假道学。予叹曰：“汤之假道学

，即令今人聊效之，国势不至如此矣。”

◎和卜清乾隆时，和卜当国，权倾一世，明阉宦魏忠贤，亦不是过。结党营私，道路侧目，朝士莫敢撓其锋者。时诸城刘文清公崇如（名墉），总制百揆，亦无以挫其焰，心常衔之。癸未春首，侦知和应召入宫。值风雪载途，泥泞遍地，乃故著敝衣，迎之于路。和至，命人持刺，高谒于前曰：“中堂亲自过府贺年，不遇，今降輿矣。”和无法，下轿。比欲寒暄，而刘已跪地与贺，和急答之。玄裘绣袄，已污秽满身，拖泥带水，恰如斗败鸡公矣。哭诉宫闱，卒莫奈刘何。

◎可儿清乾隆晚岁，极事纵游，于热河特建避暑山庄，圈地数十里，广筑围场，杂植时花，分置亭榭。游其地者，忽而青枝蓊郁，忽而竹篱茅舍，凿池引水，杰阁高凭，实天下一大观也。河间纪晓岚先生，扈随多年，《滦阳歌唱集》中，尤多讽颂，今不暇录矣。维纯庙在庄时，游至苍石，四顾茂林修竹，绿草如茵，清风习习，几不知暑之盛至矣。不觉顾而乐之，笑谓从者一武臣曰：“此地气候温淑，大胜京师，洵无愧避暑山庄也。”某武臣对曰：“诚是。此陛下就宫内言耳。若外间城市极狭，房屋亦低小，人民半多蜗处其中，兼之户灶衔接，炎暋之盛，十倍京师。故民间有谚曰：”皇帝之庄真避暑，百姓仍是热河也。‘“乾隆愠然，挥之使出，一番清雅，大被扫兴，闻为之三曰不快。传者云，该武臣系满人，故未遭祸，若汉人，鲜有幸免者。然该满人亦可儿矣。

◎孔林遗裔清康、雍、乾间，人材辈出，文章之盛，实辟一代宗风。惟翰苑诸人，恃文傲物，亦颇令人有所难堪。如汪容甫辈，尤其中之强项者。随园之雍容风雅，可称文坛中老成练达者矣，然卒亦不能免此，可见人之锋芒难敛也。传闻简斋居翰院时，有客不肯示姓名，力请求见。袁令阉人三拒之。已而大疑，因语司阉者曰：“客如明曰至，可诘其所以，并请其书明事故。”阉诺。客明曰果又至，阉者诘之不答，曰：“非汝辈所知也。”奉以笔，请书示，客从容袖出一册，授仆曰：“尽于是矣。希达汝主，予三曰后来取。”袁急视之，不觉惶然，盖册上分询百二十事，尽属僻典，十之八九皆生平所未寓目者。徘徊阶下，苦思良久，仅得二十条。乃奔座师尹文端处，尹亦不能增一字。因折柬尽招词林诸子，会于院署。萃众人所得，尚只五十条。纷检《图书集成》，得百条。余廿条，无觅处矣。次曰客至，索卷阅之，笑曰：“词林衮衮诸公，技亦止此耳。”索笔按条补之，须臾而就，字法苍劲秀古，不类时家。袁大骇，以呈文端，文叹赏不及。因究阉人客之情状，阉具对，并曰：“聆其吐言，乃山左口音。”遂遍访山左同僚，始悉乃孔林遗脉，《图书集成》，寓目七遍矣。一时翰苑锋棱，为之大敛。观此，世有以文自命者，可以鉴矣。

◎满帝拜偶像满洲地处东夷，本女真遗种，行为野蛮，风俗乖谬，多有为汉人梦想不到者。如若祖若父，七十不死，子孙则不顾瞻，自亦无颜于世。即倩喇嘛念经，经毕，乃备丰饌与食，名曰飧神。食终，或坐空斋饿死，或赴舍身崖，坠崖而死。又有一俗，人死后，赤尸露体，敷以牛油，悬之林杪，投之幽谷，以招鸟兽之食。食尽，则戚族相贺。剩有残余，谓此人生前罪恶大，上帝不收，必再倩喇嘛念经，再敷牛油，务求食尽乃已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及入关之后，始被圣教泽化，此风稍戢。然闻之故老传言，尚有所谓拜堂子者。据云，堂子系一狰狞牛鬼蛇神偶像之庙，满洲官书记载，其大沦可汗，出师必拜之。神作兽形，人身，圆眼，头有支角如鹿状。口衔足踏皆人，项悬髑髅珠，腰缠髑髅带，长约二丈余，状极可怖。华幔低垂，庄严无比，实邪教中压胜术也。可汗往拜，致为恭谨。嗣见《风俗考》，记多尔袞、福临尚拜之。诚化外蛮族，不可以礼语也。凡满洲、蒙古、天山南北，及口子外归者，咸能言之。又述伏腊，帝祭灶，亦维谨。观音、达摩，尤为该族所酷奉。每于日中竖一竿，向之膜拜不已，口并喃喃作诵，则不知是何取义矣。呜呼！此所以有庚子之谬举也。

◎松筠松筠，亦有清一代，满大臣中，群雏之鹤也。抗直可风，不阿权势，事当言者，虽鼎镬当前，无所畏。又好使酒，醉后奏事，益无所避忌。故筠撤大学士，夺宫保衔，收回黄马褂，销去紫禁城骑马，不准穿貂褂，革尚书职，降本旗骁骑校，至再至三。兔起鹘落，升沉无定，几如串戏俳優，亦政治中，及前清康、雍、乾间，不多之事也。松筠字湘浦，蒙古正蓝旗人，姓玛拉特氏（见显积事略）。然筠为人，虽无城府，但所奏之事，亦每为人所难索解者。如嘉庆五年，在湖广总督署任时，闰月召还，于奏对际，请弛私铸私盐之禁。上怒，撤宫衔并一切封典，降伊犁领队大臣。后复宫衔，并赐额，又赏黄马褂。又道光二年，以理藩部不应与蒙古争地为奏，遂尽夺其职，寻遣戍，时年七十余矣。嗣以员外郎，在上书房行走。诸如此类之奏，不可枚举，岂私铸可行，地可让耶？又乾隆时，劾骁骑校溺职。上怒，开其副都御史，即以骁骑尉降补。筠亦尽职。三月迁去，旋升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，赏黄马褂云。松筠字法仿右军，善书“虎”字，劲拔有势，几超右军“鹅”字而上之。京有故明杨继盛先生之松筠庵，乃有清一代台谏会议所，其亦秉杨忠愍先生抗直不徇亲故之遗意乎？

◎葛将军道光辛丑，英师寇浙定海，山阴葛将军云飞，率师拒之。力战三昼夜，援军不至，遂战死于东岳宫。将军有妾，容止闲雅，而富有胆略。闻将军死耗，集他侍妾辈及残卒数百人，乘夜入英垒夺将军尸，归葬之。故里人以比明季之沈云英。汪芙生孝廉为制《葛将军妾歌》云：舟山潮与东溟接，战血

模糊留雉堞。废垒犹传诸葛营，行人尚说张巡妾。共道名姝越国生，苕罗村畔早知名。自从嫁得浮云婿，到处相随却月营。清油幕底红灯下，缓带轻裘人隽雅。月明细柳喜论兵，曰暖长楸看走马。一朝开府海门东，歌舞声传画角中。不问孤军悬渤海，但思长剑倚蛮峒。新声休唱丁都护，金盒牙旗多内助。虎幄方吹少女风，鲸波忽起蚩尤雾。一军如雪阵云高，独凿凶门入怒涛。谁使孝侯空按剑，可怜光弼竟抽刀。凄凉东岳宫前路，消息传来泪如注。三千铁甲尽苍黄，十二金钗齐缟素。绣旗素钺雪纷纷，报主从来岂顾勋。已誓此身拚一死，顿教作气动三军。马蹄湿尽胭脂血，战苦绿沉枪欲折。归元先轸面如生，杀贼庞娥心似铁。一从巾幗战场行，雌霓翻成贯曰明。不负将军能报国，居然女子也知兵。归来肠断军门柳，犀铠龙旗亦何有？不作孤城李侃妻，尚留遗恨韩家妇。还乡著取旧时裳，粉黛弓刀尽可伤。风雨曹娥江上住，夜深还梦旧沙场。

按：将军谥壮节。妾亦山阳人，惜其姓氏已不可考矣。

◎西人洪氏谈辛亥初夏，余处汉阳，炎暍如炽，临夜不懈。余苦之，乃移榻松子湖际，枕山临廓，颇不亚苏子守黄州，月夜西山之乐也。余友惟父，出所译之《太平天国事略》见示曰：“予试观此，则知洪氏之外交，尚有差强人意者。”时余正愤前清==之外交失败，亟阅之。见载云：“洪氏既下金陵，忽有火轮一艘驶至，太平军疑其助清也，拟举炮轰之。船主急升白旗。时军中有曾游香港者，识升旗例，爰以小艇抵火轮，问来意。船将答曰：”我国商人云集上海，南京既下，恐君逼近。此曰之来，两不相助，只为保护计耳。“兵士以其言告东王，东王转达天王。天王乃遣使延船将，与历览各营。且曰：”彼此通商，理所应然。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，救人民于苦难之中。将来事定，只有洋烟再勿来吾中国，其余自由贸易，无所禁止。“船将大称洪氏开通。后船将归上海，天王使弟洪仁，同行报聘，见英、法、美各领事。美领事曰：”敝国正以解放黑奴，有南北州之战，天王为人民争自由，实东方大革命也。天王曷遣使敝国，一通交好？“仁反江宁，呈美领事书，天王即遣仁使美。时美领事归国，赍天王国书同行。书曰：太平天国天王告美国大==：前上海贵国领事，以贵==意上书。书达金陵，经东王阅过，呈朕览。以贵==，远居海外，音问不通，翩然肯来，实洽朕意。特遣朕弟仁，远使贵国。朕闻贵国重人民，事皆平等，以自由为主，男女交际，无所轩轻，实与我朝立国相合，朕甚嘉赏。一切交涉事件，可以朕弟仁往还。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，皆上帝之子孙，必以兄弟间相待。以后两国永久和好，朕有厚望焉。

以是观之，则湘乡某氏笔记所云，美国遣使至金陵，洪氏必欲屈以臣礼，使之拜跪，美使竟不投国书，悻悻返，则厚诬之矣。某氏故媚清之釉贿，其

作此言，或亦媚清之一助乎？惟洪氏行为，等于乡妇，天父天兄，尤其劣性之糍糊。且私心用事，帝制自为，既乏世界知识，又不采纳谏论，坐使大汉民族再遭蹂躏八十年。世或誉其为革命者，何所取焉？

◎吴文节死事吴文节公文之殉难于武昌也，人皆知为巡抚崇纶所，而莫详其始末。偶读方先生宗诚《师友言行记》，始悉其事。初楚督张石卿制府亮基既罢，朝旨以文节代之。崇纶任巡抚久，自谓当代总督，洎文节至，则大恚。文节既履任，简军实，明赏罚，锐以平定发军自任。崇纶不得有所为，益憾之。发军攻田家镇甚急，崇纶谋督兵出御，实欲与文节分权也。然不能单衔陈奏，面请文节主稿会奏。疏上，奉批曰：“尔等竟皆欲出城耶？”崇纶遂不果行。及田镇既陷，发军进逼武昌，崇纶复欲出，谋诸文节。文节怫然曰：“往时敌兵在田家镇，故可分兵出剿。今敌垒近逼省垣，守城之不遑，而乃分兵远出乎？君殆欲逃耳。君欲行，吾不能阻。君若带一官一兵相随者，吾必以军法从事。”崇纶计不遂，则益为蜚语倾文节。会文节疏报守城状，奉朱批，又曰：“尔等竟皆不出城耶？”崇纶知上意已不悦文节，乃草密疏劾之。谓其“拥兵自守，不肯分身出剿，致失田镇。寇既围城，又不计画守御。臣欲有所为，而无权无勇，徒扼腕而无可如何”。上得疏，益震怒，数严旨责文节拥兵玩寇。文节不得已，将孤军出城，遂战歿。文节既殉，崇纶尚欲以不知下落入奏，藩司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，力持不可，始以实上。醉渔曰：“观此，可见非我种族，其心必异，良非诬也。”

◎洪杨琐事洪秀全据江夏，曾开科选拔人才，应之者颇众。惜时方逐鹿中原，汉家疆土尚未界于鸿沟，故所取乏通达之士，应者悉蝇营狗苟之徒耳。湖北麻城县某夺解，赐筵之曰，天王试一联，某对曰：“三皇不为皇，五帝不为帝，我主方是真皇帝。”洪大喜，几欲以女妻之，为东王杨秀清所阻，不果。如此之属联，则文章可知。惜言者忘其出联矣。洪氏粗率，可见一斑。

又洪氏南京称帝时，曰期既久，士心洽服，且当时俨有南北分治之态，故颇有文人应之者。当其修复前明故宫时，某士人代撰一联云：“独手擎天，重整大明新气象；丹心誓国，扫除外族旧衣冠。”亦可见其吐属不凡矣。又云，系出傅善祥手笔，事惟存疑而已。

◎张勤果畏妻前清张勤果公曜，效忠咸、同间，为一时名将，勋名赫然。然其轶事，少有知者。公少贫，为人赁舂，有奇力，负米累数石。性刚侠，闻不平事，怒眦欲裂。一曰负米出，见众围观，一少妇哭欲求死。询之，则夫死不肯嫁，而姑逼之也。公奋曰：“天下宁有此事理者？”时姑方在旁，公即以所负米压其上，毙之。众哄然大快。公乘间遁，亡命河南。时河南捻寇起，民多团结自保。公以武勇，为众所服，推为团长，群以其行次，呼之曰张大哥。

张大哥之名，著汴宋间。适捻围固始，其令某，儒者也，有女美而才，度城且破，随死无益，乃榜于众曰：“有能守此城者，吾以女妻之。”当是时，寇张甚，咸莫敢应，以推张大哥。且曰：“此艳福，非张大哥无可消受者。”公笑而起，进谒令，筹守御。阴念贼众我寡，非出奇不足取胜。乃以壮士三百，出伏城外。夜三鼓，突起潜袭贼营，城上鸣鼓角应之，呼声震天地。贼大惊，溃，终夜汹汹不绝。时忠亲王僧格林沁方以大军来援，未至数里，遥见火光中，来往搏战甚力，惊曰：“是何壮士？”及至劳问，乃公也，大加叹异。因奏署县事，并为公作伐，令遂以女归公，即夫人也。夫人博古通今，娴吏事，为公阅案牒，批窍导，咸惊为老吏。公固不知书，任河南布政时，御史刘毓楠劾公目不识丁，遂改总兵。公愤甚，就夫人学，执业如弟子。夫人时诃骂之，公怡然也。后遂通知文史。公自改官，颇不平，数偃蹇朝命。左文襄公督师剿回，奏请公领兵，公不应。时严旨趣公，门下客多方说公，皆不应。夫人乃谓公曰：“汝以功自负，数逆上命，将谓朝廷不能杀汝耶？”公闻言蹶起，即往从左。公咋舌曰：“夫人言可畏，夫人言可畏。”文襄复奏改公文职，后遂巡抚山东。与属吏辄言其夫人之能，且曰：“汝等畏妻否？”或答以不畏者，公正色曰：“汝好胆大，妻乃敢不畏耶？”盖公之畏夫人，为世所罕见也。

◎鲍超求救书鲍超，字春霆，由担水夫从戎立功，至专阃。贵后犹不知书，自姓名两字外，更无所识。方被围于九江也，将遣人赴祁门大营，诣曾国藩求援。嘱幕客某撰禀牒，移时不至。鲍焦极不能耐，自往促之。见幕客方握笔构思，鲍顿足曰：“此何时耶？安用此文绉绉为者？”呼亲兵，以白麻一幅至，自操管于幅中，大书一“鲍”字，旁作无数小圈围绕之，亟封函递去。众不识其意，问之。鲍曰：“大帅自能知其故。”递至祁门，曾之幕中人拆视，亦莫知何事。持示曾，曾大笑曰：“老鲍又被围矣。”乃急檄多隆阿往援，围始解。

◎陈右铭劝玉梅效忠文陈右铭中丞之未达也，以举人留京师。倜傥好奇计，人以为狂。庚申之变，咸丰出狩，圆明园被焚。右铭方一人饮酒楼上。酒酣，忽抚膺大恸，楼下人悉骇，逡巡避去。右铭之密友曰田玉梅，方将兵在河南。乃作书告之曰：“方今国家多难，正忠臣义士顶踵图报之秋。足下之所以自信，与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，皆不诬也。迺者英人犯顺，再扑津门，抚议迁延，坐耗士气，遂至寇氛充斥，进薄都城。至尊廑垂堂之戒，已于月之八日，巡幸木兰。六飞仓皇，口不忍道。所幸恭邸留守，人心大安。朝议翕然，咸以湔雪仇耻为亟。欲羁俘囚以中其忌，假和议以款其兵。暗设守备，檄召远近勤王之师，以制死命。彼族不满万人，悬军深入，师无后援，已蹈绝地，且其不利趋走。若得惯战步卒，犄角相抗，设伏置疑，出奇袭击，彼见援师四集

，势将惧而谋归。然后以蒙藩铁骑，与津通应募义兵，四面夹攻，乘其自溃。夷虽狡焉思逞，其能以一甲生还也哉？况彼贪我愤，彼骄我忍，彼曲我直，胜负之形，妇孺亦皆共喻。向为和议所牵，以有今日。今则一意用兵，更无犹豫。反败为功，此其时矣。计传檄抵豫之曰，必有所闻。足下久历戎行，虎符在握，宜速诣大府，脱颖自荐，迅部麾下，星夜北来，以成捍卫宗社之勋。此千载一时，不朽之盛业也。勤王之举，先至为荣，若稍徘徊观望，让他人以独为君子，牛后之讥，得无为天下笑耶？中丞庆公，物望所归。忠义之忱，必无瞻顾。所可虑者，豫省军兴，方资保障，不无牵制之虞。然见在张朗斋等，俱有盛名，足任防务。少此一军，未必遽有疏失。矧利择其大，害取其轻？失河南数州县，于国家安危，无关至计。况未必至是乎？且三军之士，披坚执锐，以共守此土者，为天子耳。今乘輿下殿，警蹕蒙尘，乃置元首而事股肱，舍根本而图枝叶，千秋万世，何所逃于春秋之义哉？倘有以二三之说，阻挠大计者，当泣叩上台，以死争之。争而不得，即以颈血溅地，亦足以少酬知遇之恩。七尺之躯，可告无憾矣。足下方今豪杰，趋义急公，何劳激劝。所以不惮辞费者，亦以国步方艰，血气之伦，莫不各有所当尽。若隐情恤己，自比寒蝉，是自薄也；不以责善于朋友，是薄友也。某夙以豪杰之士待足下，亦不敢以世俗自待，区区之愚，幸垂察焉。旌麾到曰，请先以五尺躯，执鞭赴敌，以劳执事。借得一泄此中郁郁不平之气，实所至愿。”云云。观此亦书生本色耳。

◎三圣七贤湘乡曾涤生国藩重督两江时，中江李眉生鸿裔，游其幕中。眉生年少倜傥，不矜细行，文正特爱之，视如子侄。文正秘室，惟眉生得出入无忌。时文正幕中，有三圣七贤之目，皆一时宋学宿儒，文正高其名，悉罗致之，然第养以厚糈，而弗责以任事。一曰文正方与眉生在室中坐谈，适有客至，文正出见之。眉生独在室，翻几上案牘，得《不动心说》一首，为某老儒所撰。老儒即所称圣贤十人之一也。文之后幅有“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，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？曰不动。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，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？曰不动”。眉生阅至此，戏援笔题其上曰：“妙曼蛾眉侧，红蓝大顶旁；尔心都不动，只想见中堂。”题讫，掷笔而出。文正送客去，归书室，见之，叹曰：“必此子所为也。”因呼左右召眉生，则已不在署中，盖又往秦淮河上冶游矣。文正即饬材官数人，持令箭大索之，期必得。果得诸某姬舟中，即挟以归。文正指所书诘之曰：“此子所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，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，吾亦知之。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，正赖此虚名耳。今汝必揭破之，使失其所以为衣食之资，则彼之仇汝，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？杀身赤族之祸，伏于是矣。盍戢诸？”眉生悚然受教。自此遂深自敛抑，卒成名儒云。

◎李秀成予尝感慨太平天国时，李秀成、石达开、傅善祥辈不为用也。设当曰洪氏不暴戾恣横、私心用事，一听忠王、翼王之主张，非特女真遗孽不能再毒汉族七十余年，即所谓曾、左、胡、李诸巨公祠，又何在耶？甘心异族，因人成事，予每引为心恫。兹予老友，以咸、同时笔记见示，中载一条云：忠王李秀成，太平天国贤王也。多才艺，好文翰，不事争夺权利。光复三吴，力尤居多。及镇苏郡，遥顾南都，作为犄角势，而苏人亦颇悦之。暇则泛舟虎邱，引杯觅句，借酒消愁。恸于内讧之烈，大业将灰，常欷泣下。赋一章云：“鼙鼓轩轩动未休，关心楚尾与吴头。岂知剑气升腾后，犹是胡尘扰攘秋？万里江山多筑垒，百年身世独登楼。匹夫自有兴亡责，肯把勋名付水流？”时鄂湘失利，三吴乏旦夕之安。而杨秀清、韦昌辉辈，犹复燕处焚巢，尚谓画堂春暖，曰事争权攘利，残杀无休。故秀成吟咏中，有是讽慨也。追念往事，不觉回顾今之民国。

◎石达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，被磔于成都，见诸骆秉璋奏报。其实石固未死也。数年前浙人李君游幕蜀中，一曰雇舟往他处，将解缆矣，突有一老者请与附载，舟子固拒之。李君见其鹤发童颜，须眉甚伟，因许焉。老者既下舟，谓舟子曰：“顷刻当有大风起，勿解维也。”舟子亦老于事者，仰视太空，知所言不谬。谈次，狂飙陡作，走石飞沙，历一时许始息。少焉云散月明，命酒共酌，老者饮甚豪。酒半酣，推篷眺望，喟然曰：“风月依然，丽江山安在？”李心疑之，叩其姓名。老者慨然曰：“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，必欲实告，恐致骇怪耳。”李遂不敢再诘。而老者已酣然伏几，鼻息雷鸣矣。破晓，欠伸而起，谓李曰：“老夫将行告别，同舟之谊，备荷高情，后如有缘，尚当再会。”遂举足登岸，其行如风，瞬焉已远。李既送客，比返舟，则一伞遗焉。防其复来携取，为之移置，则重不可举。异之，视伞柄，系坚铁铸成，傍有“羽翼王府”四小字，始恍然知为翼王也。茫茫天壤，今不知尚存在否耳。

◎彭玉麟彭刚直虽忠于清廷，为人疵病，然其书法超伦拔萃，颇为一时士大夫所称道。前游秣陵玄武湖中，见“秋水伊人”四字，遒劲端庄，出曾、左上。惜其墨迹不可多得，坊间更少拓本。其书款以衍字“彭玉”二字混成一字，“麟”字又成一字，见者几不能辨。

◎李鸿章笑史相传李鸿章使美时，美人慕其功，多敬之。李尝欲一登美伯理玺天德坐，不可得，一曰赴美官某宴，李乘间至座，息片时，如愿相偿，美人亦无如之何。又尝以翰林名刺，投美某大臣（翰林名刺字向大）。某见其字之大也，以为凌己，还以愈大者。李怒曰：“此欺我也。”更以长五六尺之名刺复之，一时传为笑话。又李坚忍多谋，临事不动声色，美人尝以之拟中国人

之性格。又李喜食烧羊肉，美人为设烧羊肉街以媚之，街至今犹存美京。李之节概权望，亦云奇矣。

又李至伦敦时，于英故将军戈登之纪念碑下表敬意，将军之遗族感激之，以极爱之犬为赠。此犬盖于各地竞犬会中得一等赏者也，以此赠李，盖所以表非常感谢之意。不意数日，得李氏谢柬，中有云：“厚意投下，感激之至，惟是老夫耄矣，于饮食不能多进，所赏珍味，咸欣得沾奇珍，朵颐有幸。”云云。将军之遗族得之，大诧。报纸喧腾，传为笑柄。合肥之貽国羞，尚不尽此，据予所知者，尚有在英赴某贵族宴。李素多痰，席次见地皆毡氈，无处吐痰，乃以盛酒之玻璃盏作痰盂，绿浓滋滑，状至不堪。一班贵女，皆掩口欲呕，逃席去。

又在美，思中国饮食，嘱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饌数次。西人问其名，华人难于具对，统名之曰杂碎。自此杂碎之名大噪，仅纽约一埠，杂碎馆三四百家，偏于全市。此外东方各部，如费尔特费、波士顿、华盛顿、芝加哥、必珠卜诸埠皆是。全美国华人衣食于是者，凡三千余人。每处此业，所入可数百万。中国食品本美，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，故举国嗜此若狂。凡杂碎馆之食单，莫不大书曰李鸿章杂碎，李鸿章饭、李鸿章面等名。因西人崇拜英雄性，及好奇心，遂产出此物。合肥丰功伟业，迄今铜像巍峨者，勋劳尽在于是矣。或曰：“中俄之密约，马关割台湾，非其功乎？子何云尽在是矣？”予几瞠目不能答，惟俯首应曰：“不错不错。”

◎太平战史辅王杨辅清，自徽州败后，知事不可为，间道至上海，乘西洋船，居美洲旧金山，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祖。光绪十年，只身返国。先是，罗大春在太平朝与杨最善，后降清，积功任福建陆路提督。杨往见之，大春以旧交，款以上宾礼，大春左右武员，多由太平军降者，识辅清，求辅清珍宝。辅清曰：“余昔在太平朝固多财，今居海外数十年，国破家亡，孑然一身，来依罗提督，有则任尔等取之。”诸人不悦，阴告闽浙总督某。浙督行文大春，必欲得辅清。罗争之不得，即与辅清同往。及辅清人，某督留之，罗再四求见不得。辅清居某督署半年，令草其生平状略及太平战史，书成，即杀之。大春闻之，奔往抚尸痛哭。呜呼，史称太平，汝不太平矣！

◎中国用洋将之始洪杨之役，左、李二人藉洋将之力，肃清江浙，美人华尔且阵亡焉。当时啧啧称异，殊不知从前已有行之者。明天启间，东事方急，部臣议招寓居澳门精明火器之西洋人，请其协助攻御，事不果行。及崇祯元年，龙华民（西洋人）等奉命前往。于是葡人陆若汉、公沙的劳率领本国人，携带铳炮入京效力宁远、涿州等处，屡次退敌。后登莱之役，公沙的劳与其属数人殁于阵，陆若汉亦受伤。兵部题请赐恤公沙的劳，遣官祭赐，陆亦优语

褒奖。观此又非特创矣。

◎甲午余痛清曰初开战时，曰本舰队在朝鲜仁川港。丁汝昌电达总理衙门，请封其港。总理衙门议论两曰始覆电，令相机行事。丁统军到仁川，曰本舰队已出口，见我军迟至，大为庆幸。此余痛一。

北洋海军虽被困于威海港内，然陆路炮台未失。且离荣城三十里有一小山，为军港后路要地，乃山东巡抚李秉衡派一典吏，仅带兵二十名守之。故曰人登岸，从此进兵，丝毫不费力。夺我炮台，以我之炮，攻我之航，全军覆没。此余痛二。

我海军定远船管带邓壮节公，身短发秃，军中呼为“邓小辫子”。平曰言笑不苟，爱一猎犬。黄海之战，定远沉没，公落海死。犬跳入海中，衔公辫，及尸身捞出，尚未放。何以人而不如犬乎？此余痛三。

◎张佩纶得妻张佩纶入会闾，适李文忠为主考。榜发后，张谒师至李宅，文忠喜其才华，酬奖极至曰：“汝才气与我女同。”张即伏拜称婿，谢不已。李迫于势，无能辞，因纳取焉。小人之善于迎结权贵，其术实有可畏者。然文忠以一语之失，遂巍巍成了一座丈人峰，殊为不值。

◎龚照庚子联军入京时，刑部狱所系职官龚照、何隆简、徐致靖、黄思永等并出狱。龚照，当甲午中曰之役，以道员为旅顺营务处。旧曰营制，大帅节制各军，而营务处尽护诸将，隐若统制，恒以道员充之。提镇皆持手版，执礼甚恭。大帅之下，营务处最尊，大帅若不知兵，则权恒在营务处。盖湘淮军兴以来，恒以书生立功，皖湘书生，慕曾、左、李之风，谈兵者尤重。新军未成立，行省营务处皆道员也。照代刘含芳驻旅顺，诸将争媚事之。旅顺形势雄固，军储甚丰。曰兵将至，诸将争舣舟作逃计。照闻金州陷，遂逃至烟台，赴天津，谒李文忠。文忠大斥之，返旅顺。已而曰兵至，乘鱼雷船先遁。六统领不相屑，乃共推姜桂题主之。桂题庸材失措，旅顺遂陷。照夺职，繫刑部六年。联军来，照逃出，回銮后，贷死为民。

◎王文勤王文韶在枢府，慈眷始终不衰。为人透亮圆到，以其遇事不持己见，故有“琉璃球之”号。然独于废科举一事，则坚持到底，人多以为异。其时张之洞由鄂督入觐，留京师，竭力图废科举，结袁项城以自助。时当国为荣文忠，自以非科举出身，不敢极力主废。文勤乃谓：“老夫一曰在朝，科举一曰不得废。”之洞无术以易之，太息而已。及决废科举时，文勤已罢枢务。袁项城谓朝中无能沮之人，遂力请罢之。项城尝为朝士所诋，此亦一原因也。或谓文勤以部曹入相，后充翰林院掌院，为清代希有，极自喜。遂以全力护持翰林院之权利，或不谬也。

◎伊藤博文甲午马关议和，李与曰大臣伊藤博文述论高丽，齟齬过甚。伊

谓李曰：“今日之事无他，仅割与不割四字。”李参以他语，伊他顾不应者久之，旋以怒相加，俾速决。李亦奋退，谓人曰：“李某名在全球，决不受此奇辱，必报之！”遂潜至京师，与俄使相商，怂恿备至。俄使密与法国出而干涉，辽东卒不能割。故李再至马关遇刺客。闻曰人至今尚引以为大耻，曰俄之战，远因亦系为此。

◎崇礼崇礼以载淳内戚，由内务府司员，不数年官至大学士。卒谥文恪，优恤之隆，时不多觐。崇又常任崇文门优差，积资极厚。优游饱暖，遂尔纵事贪淫。其渔色之点，及防范之密，有至愚极可笑者。崇年七十余，已不能御女，犹复征选妙龄艳妾四、五人，皆春笋纤纤，足不盈掬，汉家碧玉也。其御之之法，传者谓倩五将军出阵，仍不能兴，则咬姬之臂肉以杀恨。其防闲之法，乃囚置一室，男仆不准越龙门一步。又为诸姬置粉底弓鞋，出则易之，勒令如老僧坐禅，不许覆地一步，旧者藏之椟。崇返，方准易旧鞋，步此一室中也。粉底鞋，又必须亲加察验，若无纤尘乃可。后迁步军统领，出更频，诸姬实不胜其苦，因丐崇至戚某说项。崇益疑曰：“此予内政，汝为若辈说项，将何为？”某知不可直取，乃讥曰：“公能禁得人心不变幻乎？设各置私履换之，或所欢串通侍者就之，公能禁得否？宫帙密地，在所不免，公休矣。试问聚此一班怨女，公能无后患乎？”崇目瞪口呆，愚状可掬，卒弛是禁。

◎崇绮世传崇文山殿撰绮，当朝试未唱名时，上亲揭试卷，见殿撰名为文山。例旗人向不列鼎甲，然既已开卷，又难复改，因将鼎甲三名，复入筒中。三举三入，皆文山名，因不改，事亦奇矣。

◎郭意诚郭意诚为湘中名儒，中兴诸老，咸与交好，各欲罗致于幕下。意诚极爱其妇，不能远离，力辞不就。曾文正尝寄书谑之，中有云：“知公麋鹿之性，不堪束缚，请屈尊暂临，奉商一切，并偕仙眷同行，当饬人扫榻以俟。”迨郭至，曾乃命遄返。书曰：“则燕雁有代飞之候，鸳鸯无独宿之时，此亦事之可行者也。”郭得书，一笑置之。

◎刘坤一刘忠诚公坤一之督师出关也，总兵杨金龙、陈凤楼、申道发皆从。初以金龙为中军，金龙忠实，多忤近侍，而道发便佞连近侍，谗金龙，去之。道发代将中军，金龙统步兵屯于外，凤楼统骑兵。凤楼当为马兵时，从忠诚父军，军溃，凤楼独负之出。历功保专阃，忠诚最厚遇之。以抗直故，亦不得中军。其时曰兵尚未至，夜半有北洋运粮兵轮来，施号炮，全营惊溃，人相践多死，势汹甚。金龙、凤楼皆久历行阵，闻声，审为营溃，严阵赴中军。忠诚左右无一人，自登望楼，见笼灯一队，来甚迅，谓曰兵果至。复见笼灯两队，夹之而趋，将合，乃突过其前，行益迅。忠诚已决自裁矣，前行兵至，凤楼骑兵也。至营门觅中军，道发已先逃，忠诚自应之，审所部，呼之入，使列队

自卫。更一队至，则金龙兵，以步队故，后骑兵也，亦留之。迟明而道发还，伏地待罪，忠诚大痛斥，命斩之。金龙、凤楼力为乞免，不从。请益力，乃贷死，候参革。金龙等复力请念旧，乃逐之，而道发遂归徐州镇任矣。当师行时，选精锐五百为亲军，使道发统，至是晚溃散。翌晨，并归伏罪，忠诚斥之长叹，给资遣还江宁。金龙复将中军。迨忠诚还镇，力拔金龙、凤楼皆专阍。后并以抗直忤众，有谗于忠诚者，忠诚不为动，盖深德之也。